# C2S4 前哨站遗址

“我刚才说的都明白了吗？”塔克尔郑重地问。

卡尔点点头，没有说话。他正专注于一种概念的修正，所谓水只是另一种形式的大气，而氧气溶解于水中，就和大气中只有五分之一的气体是氧一样稀松平常。因此，他需要做的就是借助手中紧握的灯石，比平时稍微多用一点点精力，把水中溶解的氧气抽离出来，于是水便成了他的第二故乡。

塔克尔用指尖轻轻一戳，随着无声的爆响，此前罩住他头部的气泡裂成了小小的几团，向高处飘去。水迅速将卡尔四周环绕着的空气挤压于无。卡尔想发出一声小小的尖叫，但那声音迅速被涌入口腔的水流淹没。他试图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环绕着自己周身的水上，那一瞬水似乎活了过来，叫嚣着将他在水中推来搡去，想要将他这位不速之客溺毙于水中。

直到他紧握在手掌心的灯石发出耀眼的光芒，那一瞬，仿佛受到了某种强力的威慑，所有的水都突然沉寂了下去。他几乎又看到那梦中模糊的漫天星河，那些星星远比他自己更稀薄，所以将他们纳为囊中之物也应当是如呼吸般轻松的事……

他终于回过神来，发现自己身边的水一下子全部消失了。他的呼吸从未如此顺畅，四肢从未如此轻盈，仿佛翱翔于夏日的晴空之中。不对，水并没有消失，水依旧环绕着他，变了的是他，现在的他与水情同手足，他的皮毛的每一寸都像是被水紧紧环抱着，这让他感到一种难以用言语形容的莫大满足。他尝试挥动自己的四肢，每一寸水流都在推着他向他想要去往的方向前进，他甚至想要就地与水共舞一曲，一切都是如此的清澈、如此的熟悉、如此的模糊，让他想要消解在这样广大的存在里，让这样的快乐永远持续——

直到塔克尔用手中的烟斗狠狠给了他一记爆栗，他这才将自己的思绪收住，手中的灯石的光芒也渐渐减弱到稳定的范畴之内。

“啧，幸福的麻烦。”塔克尔望着他，神情有些复杂，“不过悟性确实不错，就算以我们这些在水底出生的孩子为标准而言也算得上天赋异禀了。”

突然，他又意味深长地望向在一旁发呆的法耶尔，轻声说：“从此以后，也只有你能拉住他了。”

没等法耶尔来得及思索这句话蕴含的意思究竟是什么，塔克尔又提高声音，说：

“欢迎来到‘陆地前哨站’，或者说，‘前哨站遗址’，毕竟这里只剩下我一个人，还用老名字多半显得有些自吹自擂了。”

卡尔这才恍然大悟，他终于明白当初第一眼见到塔克尔时那种微妙的落寞的来源了。所有孤独的人身上都有这样的气味，让他想起自己在每个晴天的黄昏时坐在城墙上投下的长长的影子。可他不敢说自己能理解他的情感，他知道塔克尔的孤独在数十米深的水压下远比他自己的孤独要厚重太多，他甚至没办法说出哪怕一句安慰的话，因为他做不到。

可是塔克尔似乎一点都不在意这些，只是悠然自得地领着二人在断壁残垣中游动。他们所在的似乎是一条大道，两旁高大的立柱上曾刻满了繁复的纹饰，记录了他们的祖先从大海一路向陆地的光荣远征，如今却早已被水流侵蚀，内容无法辨认。其他柱体大都分崩离析，散落在四周，也许过不了多少时日就会变成水底随处可见的乱石。更远处则是看上去像是岩石砌成的房屋的遗迹，水流的存在最大限度地保留了一切，却又不可避免地改变了一切。卡尔在地面上见过荒废的房屋，要不了多久那些看似坚固的木质结构就会因潮气而朽烂，要不了多久便会成为一摊什么也算不上的废墟。在他们头顶悬浮着大量破碎的石块，每一块的受光面上都长满了绿苔和茂盛的水草，似乎正是他们旺盛的光合作用产生的氧气让他们能够浮在水中。卡尔试图努力从脑海中构建出此地昔日的面貌，这里的生活会和埃尔卡庸一样吗？水底的世界也像地面上那样纷争不断吗？这里的年轻人需要从出生开始就像牲畜一样被赶进斗角场，最后死在城外一片无名的荒野里，血液弥漫在潭中，晕开一片殷红吗？他又转头望向塔克尔，想要从他的言行中看出一丝源自情绪的蛛丝马迹。可是塔克尔什么都没有说，水底安静地像一片广大的墓场。

“我猜得到你在想什么，”良久的沉默过后，他终于开了口，轻声说，“想亲眼看看吗？”

卡尔点了点头。他们在一片环形广场外停下了，这里似乎是整座水下城镇的正中央，远处其他几条岔路口也都通向这里。广场周围的石柱虽也显露出被流水侵蚀的迹象，但情况不算严重，柱体也基本完整。他在心中默默数了数柱子的数量，不多不少正好十二根，均匀分布在广场的边缘。最引人注目的是坐落于广场正中央的巨大的球形石块，顶部的受光面爬满了油亮的绿苔，还有他从未见过的水生植物，像悬绳一样直直探向水面。四周还有十二个更小的球形石块，上面也长满了各式水生植物，不知为何，卡尔总觉得那些植物都“面朝”着广场中央，像一群安静的守望者。

塔克尔像是在等待着什么，抬起头默默望向远处的水面，那里似乎出了奇的平静，天空被水体拢成一个狭窄的圆，日光正渐渐攀上最高点。卡尔先是感到一股轻微的震颤，那种颤动被水缓和之后依旧贯穿了他的心神，紧接着广场上便开始回荡起震耳欲聋的轰鸣声，水的存在只是让那些声音显得愈发厚重。只见那些镶嵌在广场四周的球体缓缓脱离了湖底的束缚，亮起了夺目的光芒，一点点向水面飘去，伸展出无数条耀眼的光脉，紧紧缠绕着那几根高大的立柱，将其拽离湖底，随后则围绕着水面上狭窄的天穹缓缓旋转起来。最后，广场正中央的石块仿佛是在回应某种呼唤一般，也开始发光。

“把手放在中间这块石头上。”他向两人招了招手，轻声说，似乎是不想破坏这场神圣的仪式的进行。卡尔和法耶尔照做了。随后他们看到了一生难以忘怀的景象：随着太阳拽着白日的晴空一点点攀上穹顶，水底从闪着幽光的湛蓝色一点点镀上闪耀的金黄。远处的城镇里，每家每户的屋顶上都种满了飘摇的水草，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建筑一座接一座地升到半空，在特定的位置缓缓停下，不时有居民在其中游进游出，脸上挂着笑容，看上去分外祥和。更近处的立柱上刻满了繁复的纹饰，内容清晰可见，那是一场光荣而盛大的远征，一群小孩子在柱子旁玩着捉迷藏，对他们而言这些内容从来都不是一种负担。卡尔回过头，望向悬浮在广场正中央的塔克尔，他的神情平静，望着那群孩子，什么也没有说。

卡尔突然觉得，也许生活在水中的一种好处是，就算悄悄流泪也不会被其他人发现。

随着水底的色彩一点点褪去，周遭再度回归了先前那种死一样的寂静。塔克尔率先开口打破了这片令人难耐的沉默，说：“上次这里有人造访还是十多年前，那个时候我们这里还剩下几个人。”

法耶尔敏锐地注意到，这个时间点和他们父母离开的年份可以大致对上，也就是说，很可能那时自己的父母也路过了这里，甚至和塔克尔有过接触。

“他们跟你们的目的地一样是极西之地的海岸线，有趣的是，那里正是我们来的方向，海底都市‘法拉埃格兰’就在那附近。”

卡尔刚想开口问些什么，却被塔卡尔的话打断了，刚刚升起的希望也落到了谷底：“我也不知道那座城市里到底有什么，所谓的‘远征’已经是太久之前的事，我自己甚至是在这座前哨站中出生的。所以我也不知道你们将来究竟要面对什么。”

法耶尔正努力把自己涌上面部的不安压回腹中，甚至没心思多说什么。

“我能做的便只有给予你们祝福，以及……”

他从身后拿出一根细长的手杖，上面嫩绿的细叶啜饮朝阳，头部弯成一段小小的半圆。他将其递给卡尔，说：“把你的灯石装在杖头上，以后施法就不会出太大的问题了。”

突如其来的馈赠让卡尔有些手足无措，只得郑重地用双手接过那根手杖，向塔克尔道了谢。塔克尔笑了笑，说：“本来这件事情应该是由你的父母来做的，不过我好歹也算是你的师傅，至于其他的仪式也就免了吧。”

卡尔将手中的灯石轻轻碰了碰枝条的顶部，枝条上的绿叶突然亮起，整根枝条仿佛活过来了一般，将灯石紧紧缠绕起来。卡尔用自己全新的手杖敲了敲地面，几圈环状的光纹在水中扩散开来，像是一首哀婉的歌。

沉默了片刻，他突然转向塔克尔，问：“既然……这里只剩下你一个人，那你愿不愿意和我们一起到海里去？”

没等法耶尔出言阻止，塔克尔自己先笑着摇了摇头，说：“如果我和你们一起走了，谁来照看这里呢？”

# C2 S5 幕间 白牵牛高原

塔克尔望着自己身后广袤的草甸出神，天空湛蓝而低垂，对他而言又显得无比陌生。水下的天空总是狭小的，对他而言狭小意味着安宁，但现在的天空才是真实的天空，云层如高塔般缀在天际线上，与地上如繁星般的白花遥相辉映。

小孩子们最喜欢这种地上的花朵，水底的植物虽然都很独特，但远没有地上的这些来得耀眼。提令哈尔每天一大早总会准时来到这里，摘下最新鲜的那几朵，编成花环，奖励给她的课堂上最认真最听话的学生。她曾是整座城镇为数不多的幼儿教师。而现在塔克尔也会像她过去那样，摘下这些被她叫做“白牵牛”的花朵，编成花环，放在她的墓前。他的手艺很差，总是编不结实，花朵的分布也不均匀，只能在心里默默期待着提令哈尔不要怪自己。

她并没有死，只是早在七年前便离开了这座城市，于是法耶尔在这片她最喜欢的高原上用石头垒成了一座小小的坟茔。如今，野草早已爬满了岩石表面，再也认不出过去粗粝的外表。

他向远处走去，缓缓路过索托尔。那是镇上有名的渔夫，也是料理大师，叉鱼的手法干净利落，而且坚持亲自去捕获食材，开着镇上最受欢迎的餐馆。索托尔爱不释手的那把磨得发亮的鱼叉总是沾满了血渍，如今被塔克尔倒插在了他的墓旁。十三年前，他带着一家四口离开了这里。在他旁边是付许克尔，他心目中最好的水烟草种植户，顺带承接酒水贸易。就算他不怎么懂酒，付许克尔约他出来时他也不会拒绝，两人向来在索托尔的店里小酌几杯，尝尝最新的下酒菜单，有时还叫上老板。他的烟斗就是付许克尔帮忙置办的。十二年前，付许克尔独自一人在清晨上了岸，没有告诉任何人，在此之后，塔克尔便接手了那块无人看管的烟草地，也经常在付许克尔的墓前抽上一两管烟。

在这块广阔的墓场上还有太多座小小的石碓，他清楚地记得他们之中每一位的姓名、职业、爱好，最后也是最清晰的记忆是关于离去的那一天。每有一个人决定离开这座水底的小城，他都会到陆上来，亲自去采石场凿出石块，垒在这片广袤的草甸上。每到夏天，白牵牛的藤蔓就会爬上石碓，在风中绽开一朵朵耀眼的白花。而那些时间更久远的石碓，风会让他们一点点化为尘土，青草一点点爬上它的脚踝，塔克尔从不去管它们的归宿，只是任由它们孤独地在风中守望着一次不存在的回归。

墓场的尽头是最近落成的墓。他还记得那些那些石块握在掌中粗粝的触感，将他的记忆划得支离破碎。法罗亚尔，村子里唯一懂得星象的术士，和他一起管理城镇中央的天文台。据传那颗巨大的施术单元是便是法罗亚尔家上上辈的人一手雕刻而成的。他们最喜欢做的事情便是坐在中央广场正西方的那根立柱上，吹着自己亲自制成的水笛，悠扬的笛声可以被整个镇子听见。为了能够有朝一日和法罗亚尔合奏，他每晚都偷偷在镇上无人的角落练习，为此还传出了闹鬼的谣言。

只是时间没有给塔克尔机会，在他将法罗亚尔最爱的那首曲子练熟之前，法罗亚尔便离开了。除了塔克尔，他是最晚离开这里的人。从此之后，塔克尔再也没碰过自己的水笛。而法罗亚尔则将自己的杖留给了塔克尔。

“我不再需要这些了。”他轻声对塔克尔说。

如今他的杖被塔克尔插在小小的石碓前，一年过去，已经长成了一颗小小的树。他望着那颗树，望着茂盛的枝叶在突然吹起的风中轻轻飘摇，那沙沙的声响让他响起法罗亚尔隔着水和他说话的声音，法罗亚尔的声音很轻，却无比坚定，从来不会因为他们之间隔着的厚重的介质减弱半分。

可正是这坚定的声音让塔克尔永远失去了他。而这一切，他也许永远不会再说出口。

有时候法罗亚尔会陪他一起来到这片墓场，无言地看着他守望着这里越来越多的墓。他曾问塔克尔：“为什么要把这里建在地面上呢？你不是更喜欢水里吗。”

塔克尔轻声说：“选择陆地是他们的决定，我会尊重他们的决定。”

法罗亚尔只是笑，他知道这时塔克尔总会紧紧地握住他的手，不敢松开。

什么时候再给自己堆一堆石头呢，就在法罗亚尔身旁？他思忖着，从那颗小树上折下一根最显眼的枝条，紧紧握在手里。也许在那之前，这是他能做的最后一件事了。

TBC